

禮記纂言

二十五

曾子問第十五

此篇曾子問曰三十八而孔子答之凡三十四故
摘曾子問三字名篇孔子自言者四子游問者一
子夏問者一記人自記者一通四十一章應氏曰
曾子以篤懋醇至之資而為潛心守約之學其於
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
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搜博考之力訂之以
耳目之所見聞隱之於心思之所防慮知天下之
義理無盡而事物者亦日新而無窮其或講明之
不素而猝然遇之則其處之未究其精微而應之
必無以中其肯綮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
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
而不必辨其纖悉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
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而知其權
者亦如處約事而不失其經焉此皆其問答講明
之功也其後真積力久夫子語以一貫隨聲響答
畧無畱難其見益高矣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
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禋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
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



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

朝奠小宰升舉幣

大祝音春
禘婢支切

鄭氏曰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於西階南變於朝夕哭位也禘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禘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禘冕則大夫也命母哭將有事宜清淨也聲噫歆警神也某夫人之氏也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也反位反朝夕哭位幣小宰所主舉而下埋之階間孔氏曰此謂既殯以後若未殯以前世子生則不告西近殯位階南階下也卿大夫等皆衣衰服北面大祝禘冕明卿

大夫等不禘冕也禘冕禘衣而冠冕也孤卿則絺冕若三命再命卿大夫則玄冕此大祝以大夫為之故服玄冕為禘冕也束帛十端五兩也鬼神以丈八尺為端五兩三玄二纁也堂下告則大遠故升西階盡等級不升堂告殯竟執束帛者升堂奠置所執之幣于殯東几筵上遂哭哭竟而降階君之親及諸臣及婦人皆哭不踊反哭位於位不更哭遂行朝奠禮奠訖小宰乃升舉幣而下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禘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

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

奠出

大宰大宗音泰少去聲奉芳勇切從才用切見賢通切

鄭氏曰三日負子曰也如初位初告生時也宰宗人詔贊君事者奉子者拜哭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奠亦謂朝奠孔氏曰三日之朝自衆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初日子生之儀以子自為主故不云從攝主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于君三日卜士負之直負之而已子未見君三月為名之時始見之也今既在喪禮畧於負子

之時則見也不用束帛者初告生已用今禮殺故不用也大宰是教令之官大宗是主宗廟之官初不裨冕今為奉子接神故服裨冕祭服大宰大宗等亦從于升堂記不云升堂文不具爾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子故與子皆着衰也皇氏及王肅謂以衰衣而奉之諸侯五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衰者喪已在殯異於未殯也祝主接神故先進少師奉子次從祝也大宰大宗為詔告贊君事故次從在後也入門入殯宮門也衆主人及諸臣並已先列位而哭今宰祝宗三人將子入門見故命門內在位者止哭前告是初生日哀甚故祝升階則

命止哭今三日哀已微殺故子入門乃哭止也宰宗人
大宰大宗也祝先子從者從吉祭之禮特牲少牢皆祝
前主人後若凶祭則主人前祝在後士虞禮是也今此
亦凶祭而祝在先者以告神故也世子不忍從先君之
階升故由西階升時大宰大宗及祝亦升不言從者以
子為主故畧而不言也殯以東為前殯前謂當殯之東
稍南北面祝在子之西而北面當殯之東南隅其宰及
宗人以次立於子之東皆北面若其須詔相之時或就
子前而西面也祝聲以警神前告牲哀甚故盡階不升
堂此見子須近殯故進立於殯東南隅也警神之後祝
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敢見皇氏云於時未立
子名不得云某之子某下有某字者誤也今按定本及
諸本皆有某字子升堂之時大宰即位立名告殯矣告
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祝宰
宗人在堂上北面哭衆主人卿大夫士俱在西階下北
面哭每踊三度為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堂上皆
降自西階反東在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皆袒初堂上
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哭位故皆袒至此
子乃踊房中亦踊祝宰宗人及卿大夫反位亦皆踊也
子踊時亦袒踊者亦皆三者三乃襲乃褻杖乃朝奠乃

出

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鄭氏曰因負子名之於喪禮畧也。世子生喪在殯告五祀山川爾。五祀殯宮之五祀山川國鎮之重故哉。社稷告之。孔氏曰按內則左傳皆三月乃名。今此因負子三日即名之者以喪事促遽於禮簡也。見殯之時既以名告非謂告山川之時始作名也。皇氏以見殯後乃作名。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孔氏曰前問君未葬而世子生今問已葬而世子生之禮禰父殯宮之主也。葬後殯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于主漸神事之也。大宰大宗從大祝三人告不云攝主葬時攝已弁經葛交神明葬竟又服受服喪之大事便畢。故子生則攝主不復與羣臣列位西階下還依大宰之禮與大宗從大祝禋冕而告殯宮之主也。不云禋冕不言制幣者未葬尚禋冕凡告必制幣不言自可知也。三人例升階故不言盡階不升堂不言其之子生敢告者亦自可知也。葬後神事之故依常禮三日不見三月乃見因見乃名于禰也。從見之人與告生不異。喪經自依

常禮名於禩畢亦命祝史徧告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互祀互相明也鄭氏曰葬後三月於禮已拊廟故告可及廟廟與社稷相連故亦告社稷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禩從君薨其入如之

何禩步歷切

鄭氏曰戒猶備也謂衣食也親身棺曰禩其餘可死乃具也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孔氏曰出疆朝令也三年之備謂衣食之裁若其造作死後乃為之天子禩內有水兕諸公禩內有兕諸侯禩親身也其餘禩外屬與大棺等死後乃具

曾子卷十五

六

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

共音恭

鄭氏曰共殯服者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直經散

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

具焉子麻弁經疏履菲杖者棺柩未安未忍成服於外

也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也

杖者為已病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

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

服既塗而成服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孔

氏曰主人從柩而歸其家豫共主人殯時所着之服麻

弁麻布弁也疏衰齊衰也菲履蕪履於時主人從柩在路未忍成服唯首着布弁加環經身着齊衰足着蕪履士禮服杖同時今未成服而杖為已病也柩入宮之時毀殯宮門西邊墻而入升堂之時以柩從外來似賓客就客位升階也於此正柩象小斂後夷於堂也

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斂免從並去聲

鄭氏曰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親未入使如生來反孔氏曰此未大斂當小斂以後之節子首不麻弁身不服疏衰唯首着免身着布深衣而從柩士禮小斂主人括髮以在外遠行不可無飾故不括髮而免也其柩入之時自門不自闕升自阼階不由西階猶如生也

君大夫士一節也

孔氏曰言上來從柩之儀非但君死於道路為然諸侯與大夫士一等無尊卑之異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為云偽切使色事切

鄭氏曰復始死招魂善乎者善其問難明也公館若今

縣官宮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已者孔氏曰卿大夫士之家非君命所使私相傳舍謂之私館公館公家所造之館與及也及公命所使傳舍之處君所命傳舍者即是卿大夫之家但有公命故亦謂之公館方氏曰公館之禮宜隆故復私館之禮宜殺故不復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當作制

鄭氏曰祖禰皆奠幣以告之告奠互文也視朝聽國事

曾子卷十五

八八

也諸侯朝天子必禰冕為將廟受也禰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五官五大夫典庫者命者勅之以其職道而出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較祭酒脯也既告不敢久畱牲幣當為制幣制幣一丈八尺孔氏曰按覲禮侯氏禰冕天子受之於廟諸侯視朝當玄冠緇衣素裳今服禰冕者為往朝天子天子將於廟受已之禮乃豫設之以冕服視朝也告于祖奠于禰是一告此又命祝史告于宗廟山川臨行再告也徧告宗廟五廟皆告也諸侯有三卿五大夫故云五官以屬官大夫其數衆多直云五者據其國事者言之不

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在國畱守總主羣吏故不顯
言命卿也祖道祭神而后出命祝史告待告徧乃行為
先以告廟載遷主若久畱不去則非禮故以五日為限
澄曰反亦如之謂親告祖禰又命祝史徧告視朝而入
也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
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
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鄭氏曰道近或可不親告祖朝服為事故也山川所不
過則不告貶於天子也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孔氏

曰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諸侯相朝雖亦在廟受降
下天子不敢冕服唯着臨朝聽事之服熊氏云此朝服
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吉月必
朝服而朝注云朝服皮弁服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
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為勝出不云告祖或道近變其常
禮爾反必親告祖禰以明出入之告不殊也方氏曰為
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諸侯之出必告于祖奠于禰反
亦如之蓋事死如事生也而又及於社稷山川者推事
親之道以事神也然於適天子則其禮詳與諸侯相見
則其禮略豈非所見之人有輕重故其禮亦有隆殺與

五官如王制下大夫五人是也五廟即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齊側皆切
從才用切

鄭氏曰齊車金路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天子崩諸侯薨則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君去其國以廟主從鬼神依人者也祝迎廟主祝接神者也蹕止行者孔氏曰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謂新遷廟之主凶事生人自聚今主亦象生人聚集至卒哭之明日以新死者祔祭于祖故祖主先反廟也三年一祫當祫之年則祝迎四廟之主而於大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主謂木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謂出已廟而往大祖廟入廟

謂從大祖廟而反還入已廟主出入之時若在廟院之外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大祖廟中則不蹕似壓於尊者也有喪及去國無蹕老聃云結上文從天子崩至必蹕皆老聃所云也方氏曰行必以遷廟主者以天子之七廟諸侯之五廟無虛主故也廟之有主猶國之有主也崩薨與去其國廟無主者示神人休戚同也祫祭時亦廟無主者以合食示反本也非是四者廟主其可虛乎澄曰遷廟主謂祔禩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在昭廟穆廟之上最尊最親者也君將出行時徧告有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禩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孔氏曰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禩遂奉以出以象受命故云主命皇氏云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不將出行即埋之階間無遷主者加以皮圭告於祖禩遂奉以出熊氏云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即載之而去若近親幣玉不以出者即埋之還時以此載行幣玉於遠祖事畢則埋於遠祖兩階間其近

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澄曰無遷主謂諸侯受封傳繼未六世者未有當毀之廟故無已遷之主也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主命謂雖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是主也貴猶重也貴命謂以神命為重其重亦如神主也受封之第二世止有大廟則告大廟而以其幣玉行三世則以禰四世則以祖五世則以曾祖六世則以高祖七世則有遷主矣八世以上遷主不止一主而但以高祖之父新遷者行也若天子初王傳繼未及八世者亦未有當毀之廟而無遷主其禮蓋亦如此唯商祖契周祖稷則湯武雖初王而三昭三穆之上無二主也鄭氏曰舍奠而後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不以出即埋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上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與音余西起吏切

鄭氏曰曾子問此怪時有之孔子以尊喻卑也孔氏曰天之日土之王嘗禘郊社之上尊也尚不可二喪之孤廟之士卑也不二可知澄曰上天之照萬物者唯一日下土之君萬邦者唯一王禘嘗之所尊唯一大祖禘祭之所尊唯一所自出之帝郊之所尊唯一上帝社之所尊唯一后土所尊之神在上無或有與同者故曰無二

上若日若王若四祭之上神皆唯有一而無二況主喪之孤依神之主而可二乎此總明孤與主不可有二之義下文乃述今世所以有二主二孤之由

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歲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鄭氏曰偽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為偽主非也孔氏曰亟數也數舉兵南伐楚北伐山戎西伐白狄也言作假主以行而反歲於祖廟故有二主也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鄭氏曰靈公先桓子以魯哀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鄰國君之弔君為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辨猶正也孔氏曰出公輒靈公孫也出公來弔春秋不見經者蓋非國之大事故略而不書鄰國君弔賓主尊卑宜敵故君為主唯君拜賓爾康子但當哭踊又拜非也有司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康子之威不敢辨正也曾子所問前孤後主答前主後孤者齊桓公之事在前衛君之事在

後也孔子答曾子時去桓公已遠二主行之已久故云
自桓公始康子正當孔子之時未知後代行之以否不
得云自季康子始但見當時失禮故云康子之過也方
氏曰喪有孤則哀之所主廟有主則神之所依二孤則
莫適為王一主則莫適為依是豈禮之意哉然後世行
之者蓋自桓公始之季康子之過也山陰陸氏曰是其
過爾非故造端也若朝服之以縞不可以言過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
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喪慈平聲與音余

按禮經傳記所言慈母有二有大夫士之子之慈母有

國君之子之慈母二者名同而實異大夫士之子之慈
母有服國君之子之慈母無服其一大夫士之子有服
之慈母者儀禮喪服篇齊衰三年章云慈母如母者是
也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是為
子命子曰女以是為母如是則妾視此子如已親生子
事此母如已親母蓋重父之命故生養之如已之親母
死喪之亦如已之親母齊衰三年也據禮經傳所言唯
大夫士之妾子有之其適子已無此母矣喪服小功章
所云為庶母慈已者但名為庶母慈已者爾不名為慈
母也其一國君之子無服之慈母者內則云國君子生

擇諸母使為子師其以為慈母其次為保母者是也子師擬三孤之師保母擬三孤之保慈母在子師之下保母之上則擬於傳故孔子謂君命所使教子何服之有子游所問蓋指禮經如母之慈母言夫子所答則以內則如傳之慈母言也下文遂引魯昭公之事鄭氏曰如母謂父卒三年也禮所云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也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當然孔子指國君之子言則無服也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已者小功父卒乃不服孔氏曰士為庶母總以慈已加服小功也士之妻自養其子不得有慈已之庶母熊氏云士適子無母命妾慈

已亦為之小功父卒乃不服者謂不服小功仍服總爾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少喪為並去聲
喪之讀如字

鄭氏曰良善也有司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據國君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公之言又非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感容又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孔氏曰王肅所足家

語云孝公有慈母良山陰陸氏曰練冠喪慈母固昭公也昭公十九猶有童心則三十喪齊歸雖謂之少可矣不愛其母而愛慈母何足恠也澄曰為慈母性行良善不忍忘其撫育之恩遂欲為之服一非也有司接正禮以諫止之而公接天子練冠之例再非也凡練冠者本當服而不得服者也按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公子本欲服其母厭於君而不得服故練冠麻衣天子之庶子為王不得服其母故亦練冠彼皆為其親母欲服而不得服故爾慈母本無服即非欲服而不得服者故曰非也一弗忍於慈母初死之時而欲喪之再弗忍

於有司既諫之後而遂練冠是以小不忍而亂禮也其練冠以喪慈母或亦三月而除乎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棺舊古患切今如字

下殤八歲至十一也土周檀弓所云夏后氏之聖周也周人用以葬下殤園墓園與與冢通共以手舉之也機尸之牀也往往就葬也周人葬下殤之禮蓋不用棺但

以衣斂尸而置之尸牀不用車載衆手舁之以往曾子問去墓園塗近者可如此若去墓之塗遠則舁尸以往而不用棺不用車似若不可故問當如之何孔子遂引老聃所言史佚之事以答蓋史佚曾葬下殤之子而其墓遠方疑於舁尸之不可而召公勸棺斂于宮中棺斂者謂納之棺中也棺斂於宮中則成人而載以喪車不舁機也史佚以前未有此禮故有所不敢於是召公為史佚問之周公周公曰豈不可乎禮有從權而以義起者墓近則舁機墓遠則棺斂而車載以往雖前時禮所未有然亦無害於義也史佚依周公所言之自

曾子卷十五

十七

是以後葬下殤者若墓遠則用棺也棺衣者謂斂以衣又斂於棺也下殤用棺而衣之棺之者蓋自史佚始前此則衣之而已不棺之也棺字如字讀如注以為下殤不葬於墓而別葬於園今從葬之說家皆以豈不可為周公不許之今從陸氏之

園園謂栽植草木處既曰族葬山陰陸氏

曰豈不可言可也下殤雖不棺塗遠而欲

拘墓近之制是膠也故召公權之同孔氏曰輿

猶抗也機者以木為之狀如牀無脚先用一繩

直於中央係着兩頭之繩又別取一繩係一邊材橫鈎

中央直繩報還鈎材往還取巾兩邊悉然而後以尸置繩上抗舉以往臨斂時當聖周之上先縮除直繩則兩邊交鈎之繩悉合離解而尸從機中央零落入於聖周中檀弓云聖周葬中殤下殤據士及庶人也若諸侯長中殤適者車三乘下殤車一乘既有馮車即不得聖周輿機而葬也諸侯庶長中殤車一乘則宗子亦不聖周輿機而葬其下殤則輿機其大夫之適長中殤遣車一乘亦不輿機下殤無遣則輿機也王之適庶長中下殤皆有遣車並不輿機士及庶人適庶皆無遣車則中下殤並皆輿機其長殤雖無遣車年既長大不可與下殤同棺斂於宮中載棺而往之墓從成人也

曾子卷十五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立止柩就道右止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立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口有食之不如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吾聞諸老聃云

相言鄧切夫音扶數讀為速朝音朝疾始占切

鄭氏曰珣道也變謂異禮甚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謂日食也明反明復也已止也數讀為速舍奠每將舍奠行主也不蚤出不莫宿謂侵晨夜近姦寇也安知其不見星為無日而愚作豫止也疢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孔氏曰曾子問葬引至塗值日食則變常禮而停住乎且遂行乎孔子答以已從老聃助葬遭日食老聃令止柩待日光明返面而後引柩行按儀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今柩行凶事相左者此據北出停柩在道東北嚮對南嚮行人為交相左也孔子云柩務速葬不可廻返今止柩不行不知日食休已之遲速設若遲晚至夜豈如早行至墓赴其吉辰也老聃言柩見星而行是輕薄人親與罪人同疢患病於危也言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以之患也方氏曰柩不蚤出不莫宿者慮暗昧之中有不測之患也苟日食而行柩豈異夫蚤出莫宿者乎馬氏曰老聃以止柩聽變為愈於行蓋止則安行則危其行非必犯患也以人之情疑於患也患出於不測則其行不若止也其止非必安也就不得已則見星而行豈若上哉張子曰豫備深思之道也

右記喪之變禮失禮等事凡十章子生有常禮君薨

而生則其禮變君薨有常禮在外而薨則其禮變臣
之在外而卒亦然孔子言諸侯出一章曾子問師行
二章非記喪禮因前章之文而以類附記者有二孤
及喪慈母則喪之失禮棺下殤及遭日食又喪之變
禮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
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
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
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見賢遍切幾居
豈切大音泰

鄭氏曰旅衆也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至於始祖爾方

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方色與
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孔氏曰鄭注示奉時事解方色
有所討解兵也周禮有救日之弓不知兵之細別隱義
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
以日食陰侵陽君弱臣強之象示欲助天子討陰也亦
備非常穀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
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充其陽也日食是
陰之災故象五方之色以兵討陰救天無此義故不用
澄曰后之喪謂在前有疾正當諸侯入門之時而崩也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

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露服
失容則廢

孔氏曰此大廟君之大廟非天子大廟也鄭氏曰夫人
君之夫人澄曰比之旅見天子多其二外則天子崩內
則夫人之喪也謂正當外國君入門之時而天子三后
之凶訃至或主國君之夫人薨也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
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孔氏曰嘗禘謂宗廟之祭郊社謂天地之祭舉天地宗
廟則五祀以上皆在其中下文云當祭而日食則此簠

簋既陳不當祭是祭前也鄭氏曰既陳謂夙興陳饌牲
器時也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
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鄭氏曰接祭而已不迎尸也孔氏曰天子崩后之喪與
日食人廟火其禮皆同此日食大廟火牲至未殺則廢
牲至已殺則行接祭其天子崩后之喪牲入雖殺不行
接祭以喪事重故也接捷也速也速而祭之不迎尸宗
廟迎尸之節有二祭初迎尸於奧而行灌禮灌畢而后
出迎牲於時延尸於戶外殺牲薦血毛行朝踐禮設腥

爛之俎於尸前一也然後退而合烹更迎尸入坐於奧
行饋孰之禮二也此不迎尸者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
止不更迎尸入也郊社不迎尸亦此時熊氏云郊社五
祀祭初未迎尸前已殺牲無灌故也中雷禮為俎奠于
主乃始迎尸廬陵胡氏曰接祭謂接續行事不徐徐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
不侑醕不酢而已矣飯扶晚切
醕音胤

孔氏曰初喪哀戚雖當祭五祀時不得行但五祀外神
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喪
雖既殯其祭不得純如吉禮禮宜降殺侑勸也迎尸入

奧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常數
至十五飯也於時冢宰攝主酌酒醕尸尸受卒爵不酢
攝主而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為在後餘事也天子諸
侯祭禮亾儀禮唯大夫士祭禮約之而說天子五祀之
祭也按士特牲饋食禮祝延尸于奧迎尸而入即延坐
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主人酌酒醕尸
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
又酌獻佐食此士禮也大夫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
畢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

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孔氏曰欲葬之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宮而行其祭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酌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以葬後未甚吉也鄭氏曰既葬猶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此必利切

鄭氏曰此祭社稷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社稷亦然孔氏曰上有天子祭五祀之文今之奉循謂諸侯五祀如天子五祀也諸侯祭社稷其遭喪節制與五祀同按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者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或唯據君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祭得奉循天子也山陰陸氏曰天子言嘗禘郊社五祀諸侯言社稷畧諸侯也大夫益畧不復名祭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

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酌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齊音

鄭氏曰大夫齊衰異門則祭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總不祭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所祭於死者無服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孔氏曰此大夫之祭謂祭宗廟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但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至十一飯三飯畢主人酌酒酌尸尸不酢主人大功服輕祭禮稍備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酌尸尸酢主人主人乃停小功與總其服轉輕祭禮轉備其祭尸十一飯訖主人酌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一佐食畢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常時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待獻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凡尸在室之與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中尸西北面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三人皆在室中獻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矣內喪大功以上廢小功以下不廢按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三月而後祭此內喪總麻不廢祭者謂鼎俎既陳臨祭之時故不廢也若不當祭持有臣妾死於宮中及大

夫爲貴妾總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之屬皆不祭曾子歷問至大夫必應及士故孔子廣舉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爲九而士又加總小功二等合爲十一此亦謂祭宗廟鼎俎旣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總小功不辨內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爾士值總小功不辨外內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爲親情得伸也士祭祖禰而舅若舅之子若從母兄弟死者此皆母親已雖服總而於祖禰則無服祭祀以祖禰爲主故不廢祭也方氏曰位尊則以事而廢禮者少位卑則以事而廢禮者多

右記朝祭有故而廢等事凡五章其故不一非但有

喪天子崩后之喪諸侯薨夫人之喪大夫士三年齊衰大功之喪士小功總麻之喪九者則有喪之故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鄭氏曰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入祥無無筭爵彌吉孝公隱公祖父澄曰凡吉祭酌口後有旅酬旅酬之後有無筭爵曾子問凶祭之禮比吉禮減殺若何者不行旅酬孔子謂小祥之祭不行旅酬以此答曾子所問之一事爾鄭注因言小祥以前虞祭及奠之二事

又言小祥以後大祥祭之一事所以異於吉禮者四事
奠酬於賓謂賓以主人所酬之爵奠置於賓席前而不
以飲也注所云虞不致爵謂致爵於賓即是酬賓之
爵非致爵主人主婦者也孔氏曰練小祥也奠無尸
虞不致爵至小祥彌吉但得致爵於賓而不得行酬酢
之事大祥乃得行酬酢而不得行無筭之事喪事簡
畧於禮未備也奠是未葬之前形體尚在未忍立尸異
於生虞是既葬之後形體已去鬼神事之故立尸以象
神也按特牲禮尸食九飯主人酌尸尸酢主人獻祝獻
佐食主婦獻尸尸酢主婦獻祝獻佐食賓三獻尸酌止

主婦致爵于主人自酢主人致爵于主婦自酢尸作止
爵飲畢酢賓賓獻祝獻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主人獻
賓及衆賓酬賓獻長兄弟及衆兄弟及內兄弟所謂致
爵也賓乃取主人所酬之觶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
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
子各舉觶于其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兄弟取觶酬賓
之黨所謂無筭爵也此皆吉禮士虞禮賓三獻尸尸卒
爵禮畢無致爵以下之事所謂虞不致爵也小祥賓不
舉主人所酬之爵以行旅酬所謂小祥不旅酬也大祥
旅酬而不行無筭爵所謂大祥無無筭爵也漸漸備禮

故云彌吉仍未純吉也練祭但得致爵於賓賓不合舉此爵而行旅酬昭公行之故曰非禮大祥得旅酬孝公不然亦曰非禮方氏曰昭公未可爲而爲之於禮爲不及孝公可以爲而不爲於禮爲過過猶不及故皆以爲非禮然不及近薄過近厚與其薄也寧厚故於昭公言非禮於孝公曰亦而已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

反之

與音預爲云
僞切齊音咨

鄭氏曰饋奠在殯時也曾子怪以重服而爲人執事孔子謂於其所爲服非謂爲人天子諸侯之喪爲君服者皆斬衰唯主人不奠大夫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士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孔氏曰下云喪祭謂虞卒哭此稱饋奠謂在殯時奠也曾子之意問已有大功喪可與它人饋奠乎孔子不解問旨謂曾子問已有大功得爲大功者饋奠以否故答云斬衰以下皆可言身有斬衰所爲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爲者齊衰皆可與於饋奠故云禮也曾子不

解謂爲它人饋奠故更問云若爲它人不以輕已喪而重它人相爲饋奠乎孔子乃言據所爲服者饋奠非爲它人也以下乃論所爲饋奠之事主人悲號思慕不暇執事故不親奠大夫之喪子及家臣皆服斬衰辟天子諸侯之正君不得饋奠服齊衰唯兄弟爾以次差之天子諸侯斬衰者奠大夫用齊衰士應先取大功今先取朋友者以天子諸侯皆使臣奠大夫辟正君故兄弟奠士位卑不嫌敵君故朋友奠朋友僚屬也士之屬官爲其長弔服加麻殷奠謂月朔之奠殷盛也有牲牢黍稷盛於常奠用人多朋友不足則取大功以下小功總麻者奠若又不足則反取前執事人充之澄曰不以之以與已通太也下章同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可以與於祭也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與於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士之喪祭也斬衰者與祭上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與音預

鄭氏曰祭謂虞祔卒哭時曾子怪使重者執事澄曰斬衰之服重於虞卒哭之祭孔子云斬衰以下皆可與執祭事故曾子怪問不大輕其服之重者而重其祭之輕者乎孔氏曰知此祭謂虞卒哭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

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也以其練祥猶斬衣與祭也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與音預

相識有喪服謂彼人於已為相識也

蓋謂總麻之服不言總服而但

而重則總麻為始自重而輕則總麻為終也

小功則此所云喪服為總服可知也

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孔子曰言身者

祭已家宗廟何得助它人祭乎方氏

曾子卷十五

祭也雖總麻之輕亦不與山陰陸氏曰孫上應云相識

之喪總可與於祭乎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

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與音預說湯活切相去聲

孔氏曰廢猶除也言已新說喪服可以與它人在殯饋

奠之事乎不問可與吉祭而問可與

喪服吉祭禮輕吉凶不相干知決不可

重者已新說喪凶事相因疑得助奠故問之

新除喪服執事於人之神為其忘哀疾故云非禮方氏

曰饋奠雖凶事然非已喪也故說喪而與奠為非禮擯

相則非行事之正故於禮或可澄曰據曾子所問自大
功之喪小功之喪相識有喪服至此廢也凡四章同
是一時之問文意相承皆是問可以與與否
否而夫子所答前兩章不答其問意後
意曾子初問自大功之喪始者蓋以斬
爲人執事疑大功之服稍輕或可與它人
答以有服之人但可爲所爲服者奠則知
矣曾子乃疑小功之服又輕於大功或可與它人喪祭
孔子又答以有服之人止可爲所爲服者奠則知小功
亦不可爲它人執事矣曾子又疑總服小輕於小功或

可與所識者之占祭而孔子又
問於喪服則先大功次小功次
於爲人則先殯奠次喪祭次吉
子既知有服之人不分重輕皆不可爲祭矣遂疑斬
除喪服之後或可與人饋奠孔子亦以爲不可而但許
其可以擯相謂之可也
其擯相亦不爲之
主斬齊重服而言然凡喪
是篤重輕之服言也今詳酌人情禮意總功之喪除服
後踰月可與人祭齊斬之喪則須自己行吉祭畢乃可

爲人執事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練者一朞之後羣立同羣而立也旅衆也旅行與衆而行也重喪雖已朞猶且不與人並立並行恐與人相語而忘已哀親之情又豈可忘已親之哀而哭弔以哀它人之親乎鄭氏曰不羣立不旅行爲其苟語忘哀也三年之喪而弔哭爲彼哀則不專於親爲親哀則是妄弔也孔氏曰禮以飾情者凡行吉凶之禮必內外相副用外之物以飾內之情故冠冕文采以飾至敬之情麤裘

以飾哀痛之情若身有重服而弔它人則爲虛非飾情也弔哭哀彼則忘已本哀是已服爲虛也若心存已哀而哭彼則是於弔爲虛也方氏曰羣旅皆衆也傳言獸三爲羣禮言五卒爲旅則旅衆於羣行者必於道路道路之人衆故以旅言不羣立不旅行以居喪宜與人辨也○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辟音避
與音余下同

鄭氏曰初有司與疑有司初使之然致事還其職位於

君周卒哭致事不奪人親不可奪親二者怒也孝也孔
氏曰子夏以人遭父母喪卒哭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
無敢辭辟為是禮當然與為當初時有司強逼遣之與
孔子引舊記之文解之君子謂人君也人臣有親喪許
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以已情怒彼此據君許於
下也不可奪親謂臣遭親喪若不致事是自奪思親之
心故遭喪須致事是不奪情以從利祿孝也此據孝子
之身也言人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不許
也皇氏云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君事不敢久留故既
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葬畢始致事還君
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方氏曰大夫七十
而致事彼以老而不勝事此以喪而不勝事也故皆致
政於其君山陰陸氏曰有司從事於法者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
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

弗知也

為為上
云偽切

鄭氏曰子夏疑金革之事無辟禮當云然伯禽周公子
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作質誓急王事也
吾弗知者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孔氏曰周人卒哭
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禮子夏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

事疑其於禮當然孔子謂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今以三年之喪卒哭而從金革之事者更無所爲蓋直貪利攻取言吾不知是不得此禮也按伯禽封魯征徐戎時周公猶在此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澄曰武王崩之年武庚叛周徐戎應之周公東征定殷亂遣伯禽之國鎮遏東方元年征徐戎蓋此時王室危急伯禽雖有私喪不敢辭辟也

右記喪之祭弔從戎等事凡七章

曾子問曰君薨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

子孫行事

鄭氏曰其哀雜主於君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孔氏曰歸殯父母訖反于君所以殯君君未殯則君哀重而父母又喪是親哀亦重君與親哀既半相雜君爲尊故恒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歸於家尋常朝夕則不得歸也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在家朝夕之奠不可廢大夫尊故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行其事若君既殯君所有殷事大夫士在君所在家朝夕之奠有闕亦攝行也盧氏云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若其臨君之殯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

君訖乃還殯父母也澄曰此殷事謂臣之家朔奠及薦
新

曰君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
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
夕否

鄭氏曰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設事朔月月半薦
新之奠也內子大夫適妻也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
之喪者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衰孔氏曰君殯
後親死是君喪在前父母喪在後新喪痛甚君殯既訖
君所無事故隆於父母恒居於家君喪有朔月月半薦

新大事則適君所以哭君若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唯
在家治父母喪若臣有父母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
君所父母喪有殷事之時則來歸家常時朝夕則恒在
君所也對言之則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散言之
則大夫是卿之總號其妻亦總名爲內子君既殯後而
內子有舅姑之喪歸居於家君有殷事之時非但夫往
君所內子亦往君所云亦者謂亦同其夫也舉此一條
則君既啓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
送君

鄭氏曰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服私服也孔氏曰歸哭而反往送君葬葬罷而歸不待君之虞祭其柩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若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葬父母葬畢而居君所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引音胤下同

鄭氏曰遂遂送君也封當爲窆子嗣君也孔氏曰君葬在路遭父母喪遂送君既窆而歸窆下棺也不俟子是不待子而先還若待封墳畢必在子還之後故知封當

爲窆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鄭氏曰封亦當爲窆改服括髮徒跣而深衣扱上社不以私喪包至尊孔氏曰禮親始死笄纚小斂始括髮今臣聞君喪即括髮不笄纚者尋常是吉忽聞君喪故去冠而笄纚今臣有父母喪葬在於塗首先服免忽聞君喪若著笄纚則與尋常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

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鄭氏曰孔子以重喻輕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
外之治義斷恩君喪服除而后殷祭謂主人也支子則
否孔氏曰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爲親制服成喪
服爲重始除服爲輕末在親重始之日尚不獲伸况輕
末之時而可行乎故云又何除焉殷祭謂小大二祥變
除之大祭初爲君服不敢爲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
爲親行二祥祭以伸孝心如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
又明月大祥若未有君服已小祥除君服後但大祥而
已適子仕宦者主祭事故待除君服行二祥祭若支子
仕宦雖不得除私服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則無復追祭
也方氏曰有君喪服於身而不敢私服以義斷恩故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
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
禮也

鄭氏曰曾子問父母之喪弗除以其有終身之憂孔子
言先王制禮以爲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孔氏曰曾子
又疑聖人制變受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有已復生有
節不許人子有不除之喪適子除君服後有殷祭如喪
父不葬者比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是父母之服

一生不有除說之事於禮可乎孔子據制答所以不除
意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過時則不追舉不追除服者
非是不能除改患其過於聖人之禮制也又引君子過
時不舉之事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怵惕思親故設
祭若春時或有事故不得祭至夏則行夏祭不復追補
春祭四時之祭過時所以不追者今春雖過明年應復
有春故當時則祭過時則不補若適子仕者除君服後
祥祭非為感時孝子為存親 伸孝心也存親則前後
無異故除君服後猶得行殷祭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

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
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
也

鄭氏曰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自啓及葬不奠務
於當葬者行葬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殯當為賓辭於賓
謂告將葬啓期也孔氏曰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
父喪在殯先葬母之時從啓母殯之後至葬祗欲出之
前唯設母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不於殯宮
為父設奠不奠父者不朝夕更改新奠仍有舊奠存也
重喪所以不奠者務欲輕喪先葬者速畢葬是喪之大

事永離宮室不可以不奠也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待
賓之處葬柩車出門至此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爲父
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出門外孝子不伸哀於所次之
處遂行而去所以然者父喪在殯爲重今爲母至次處
而哀爲輕於在殯者爲在殯者所壓不敢爲母伸哀除
父母之外餘喪其重喪在殯皆爲輕喪不哀次反葬奠
者謂葬母還反于父殯宮而設奠也辭猶告也謂奠父
之後孝子告語於賓以明日啓父殯期節按既夕禮主
人請啓期告于賓之後設盥陳鼎饌夷牀之屬下乃云
祝聲三是告殯之事虞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皇氏
云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
宗精問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
答云婦未廟見者不朝廟爾母喪亦朝廟也虞當異日
澄曰辭於殯不須改殯爲賓蓋告殯以啓期既啓乃遂
脩葬事

右記君親二親並喪等事凡五章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
子曰婿使人弔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
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婿已葬婿之伯
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其

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
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娶取音

鄭氏曰吉日取女之吉日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
稱父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
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
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爾父母
不在則稱伯父母弔禮不可廢也作父母又不在則稱
叔父母壻已葬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
會之時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請成昏也女免喪壻
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孔氏曰彼家父死

曾子集注十五

三十一

則此家稱父遣使弔也彼家母死則此家稱母遣使弔
也此家父不在彼家父亡則稱伯父某子使其伯父某
亦不在則稱叔父某子使某此家母不在彼家母亡則
稱伯母某氏叔母某氏使某云父母不在不云沒亡則
兼沒亡及餘不在也壻之伯父致命女氏必待已葬者
葬後哀情稍殺始兼它事不待踰年者不可踰年廢人
昏嫁也不得嗣為兄弟者夫婦有兄弟之義壻免喪之
後則應迎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既葬致命於
已壻既免喪所以須請也若女之父母死已葬之後女
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

女既未至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昏禮男女變服就位哭男謂壻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服深衣於門內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於壻家爲位而哭皇氏以爲就喪家爲位哭也女聞壻之父母喪在塗即改服今聞壻齊衰大功之喪入門始改服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之喪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者廢昏禮若婦已揖讓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此熊氏之說然曾子唯問齊衰大功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爾與大功及期異也此文

據壻家齊衰大功之喪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云女不反歸其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此不見喪而改服奔喪禮注云不見喪不改服彼謂不改素冠而著免爾其改吉服而著布深衣素冠者聞喪即改之也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鄭氏曰復猶償也過時不祭以重喻輕也反於初謂回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孔氏曰曾子以初昏遭喪不成禮疑除喪更爲昏禮孔子謂祭祀是奉祀鬼神昏禮是生人燕飲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不復可知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襄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鄭氏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孔氏曰既葬除之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以壻服齊襄故知女服斬衰方氏曰以其嘗請期故齊襄而弔然未成婦也故既葬而除之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子女氏之黨示未成

婦也見賢遍切
菲扶味切

女未廟見歸未三月也廟見之義詳見下章鄭氏曰遷

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服齊襄孔氏曰婦雖死於已寢然將反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朝於壻之祖廟祔祭之時不得祔於皇姑廟凡人爲妻齊襄杖而菲纓今壻不杖不菲不次菲草纓也不次謂不別處止哀次也唯服齊襄而已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已服齊襄期非無主也歸葬女氏以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實已成婦而猶示之未成婦之禮見其不敢自專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

稱成婦之義也

離上聲

鄭氏曰不息燭親骨肉也不舉樂重世變也廟見謂舅姑沒者祭於禰以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方氏曰不息燭不寢也不舉樂不樂也夜而不寢則相離之思無時而懈日而不樂則嗣親之思無時而散婦人謂嫁曰歸故於廟見稱來婦澄曰以上四章皆曾子問昏禮遭喪之事因附記孔子所言昏禮之義于其后不息燭謂坐以達旦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女子自初生與父母兄弟同處今將歸于夫家永與其父母兄弟相離故三夜不睡達旦以爲骨肉同處止

於此時而已故悲傷也婦以共養舅姑爲義生既不獲共養故必廟見以祭如生之盥饋然然後爲婦共養之義完備而無虧欠也故曰成孔氏曰不舉樂者思已之取妻嗣續其親是親之代謝感世之改變也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婦執棗栗股脩見於舅姑見訖舅姑醴婦醴婦訖婦以特豚盥饋舅姑盥饋訖舅姑饗婦更無三月廟見之事若舅姑既沒昏夕同牢禮畢明日無見舅姑盥饋之禮至三月之後於廟中以禮見於舅姑其祝辭告神稱來婦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於禰廟以成盥饋之義昏禮云婦入三月乃奠菜足也

廟見奠菜祭禰同是一事若舅姑偏有沒者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廟見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也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則不饋共養統於適也以此言之庶婦不廟見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舅姑存者庶婦亦以棗栗股脩見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冠去穀饌鋤戀切

鄭氏曰冠者謂賓及贊者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饌子也

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孔氏曰曾子問將欲冠子賓及贊者至門與主人揖讓而入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孔子答云若是大門內之喪以加冠在廟廟在大門之內言凶不可同處故廢大門外之喪則喪在它處猶可以加冠也但平常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之身今既有喪直三加而已不醴之初欲迎賓之時未知有喪醴及饌具既已陳設今忽聞喪故徹去醴與饌具又埽除冠之舊位使清潔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賓及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

服而冠

鄭氏曰及至也廢古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孔氏曰未有期日而有喪冠日尚遠不可以吉加冠故廢其古禮因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古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

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醮子醴切

鄭氏曰酒爲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孔氏曰曾子問此人因喪服而冠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行吉冠之禮乎孔

子引類以答謂諸侯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而天子賜諸侯大夫或弁或冕之服於天子大廟之中榮君之賜歸設奠祭於已宗廟身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也斯此也於此之時唯有冠之醮法謂行醮以相燕飲無有冠之醴法謂不用醴以禮受服者之身所以然者凡改冠則當用醴今既受服於天子不可歸還更改爲初冠禮法然則既因喪而冠不可除喪更改爲古冠也按上冠禮云若不醴則醮用酒醴是古之酒爲重酒是後代之法爲輕酌而無酬酢曰醮諸侯大夫既受賜服而歸祭告之後使人酌酒以飲已榮上之

賜不酬酢也若其改而更冠應必酌醴以醴之今既受賜服而來不改冠故不醴也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禩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孔子曰孔子既答曾子之問又釋父沒加冠之禮父沒而冠者加冠之後埽地而祭於禩廟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見伯父叔父之後乃饗冠者鄭氏曰饗謂禮之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襄內壘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鄭氏曰出舍於公館吉凶不可以同處也孔氏曰受宿受宿齊戒也祭是吉壘是凶不可同處所以出舍公館待祭事畢然後歸哭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此承上章孔子答曾子爲尸遭壘之問因附記孔子所言事尸之法自此章至篇終皆因類附記也凡爲君尸者服其君之上服上公之君其尸首服九旒之冕侯伯之君其尸首服七旒之冕子男之君其尸首服五旒之冕若君之先祖不爲君而爲大夫士則尸各服其生時助祭於君之服大夫助祭於君者首服玄冕士助祭於

君者首服爵弁故此記云尸弁冕而出而鄭注謂君先祖或爲大夫士也鄭氏曰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鄉大夫士見而下車尸小俛禮之前驅爲辟道孔氏曰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君之先祖爲士者常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服爵弁大夫助君祭著冕按儀禮特牲士禮尸服玄端少牢大夫禮尸服朝服皆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蓋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尸或出於道路鄉大夫乘車見尸則下尸當爲式小俛以敬之尸出行必有前驅辟道之人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鄭氏曰祭必有尸乎言無益無用爲厭時無尸祭成喪者必有尸人以有子孫爲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祭殤厭餼而已不成其爲人也成喪無尸是與不成人同也孔氏曰曾子以神本無形象何須以生人象之祭是祭神不祭生人今祭生人無益死者無用此尸爲祭初尸未入之前直設饌食以厭餼鬼神如此無尸亦應可孔子以成人有爲人父之道威儀具備必須有尸以象

神之威儀若年幼在殤人道未備威儀簡畧不足象以
不成人故不立尸也祭成人但厭飫而已是將成人與
殤同也山陰陸氏曰厭猶禮之有飫也朝獻猶禮之有
饗也饋獻猶禮之有食也燕私猶禮之有燕也朝事象
朝時事親所進饋食象食時所進然則饗朝食也燕夕
事故詩饗言朝而燕同姓成於夜燕私也飫亦私也其
異者飫立燕坐飫以顯物燕以合好而已故祭飫私在
親燕私在諸父兄弟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陰者室之西南隅謂之奧正當牖下不受牖明屋之隱
奧處也以其幽闇故曰陰陽者室之西北隅謂之屋漏
正與牖對受牖之明屋之漏光處也又為室之白白光
明也以其光明故曰陽厭者但使鬼神食之厭飫而已
無尸以食其祭物也鄭氏曰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
者有於陽厭之者孔氏曰孔子答問已了更起別端辨
祭殤之禮其處有異陰厭者適殤也陽厭者庶殤也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

鄭氏曰祔當為備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
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旨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奧迎尸之
前謂之陰厭尸設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

不備孔氏曰曾子不解孔子之旨將謂祭殤始末一祭之中有此兩厭故問云祭成人之時有此二厭祭殤簡畧不備何謂備有陰厭陽厭也山陰陸氏曰據此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鄭氏謂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謾之後徹薦俎敦設西北隅是陽厭也非是按少牢祝酌奠下云用薦歲事所以告之爾非陰厭也徹俎設敦几筵納一尊闔牖戶所以依神周官所謂藏其隋者此與非陽厭也庶殤從祖祔食乃有陰厭陽厭即特祭不厭祭

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

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所音其

鄭氏曰族人以其倫代之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吉祭用特牲者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舉肺脊所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不舉無所俎不告利成無玄酒其無尸及所降也其它如成人此是宗子而殤祭之於與之禮小宗爲殤其祭禮亦如之孔氏曰孔子更爲辨云宗子爲殤而死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爲之後庶子旣不爲後宗子不可闕族人以其倫輩與宗子昭穆同者代之是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兄弟行無限親疏皆

得代之宗子存時族人凡殤死者宗子主其祭祀今宗子殤死代爲宗子者主其禮也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爲父也士祭成人特牲今宗子祭亦特牲尊之從成人之禮也凡殤降於宗子之殤故用特豚熊氏云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祔與除服也吉祭特牲則喪祭之時以其未成人降用特豚祭此殤時以無尸故不舉肺脊肝是尸所食歸餘之俎以無尸故無肝俎利猶養也告共養之禮成祭畢無所可告故不告此三事本主於尸今以無尸故不爲故注云此其無尸也祭成人有玄酒重古之義本不爲尸設今祭殤禮畧無玄酒是降故注云及所降也此祭於廟與陰闇之處是謂陰厭云宗子爲殤而死不顯大小故小宗爲殤祭禮亦如之知此是指大宗者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也此云爲殤而死不得爲後若非殤死則得爲後故知是大宗也宗子成人而死得立子孫爲後若立兄弟爲後則不可山陰陸氏曰此答曾子殤不祔祭蓋如此吉祭是正言吉祭嫌占時祭從祖祔食也雖曰從祖祔食其異者不舉無肝俎無玄酒不吉利成爾禮不備下成人也言若此殤然後有陰厭陽厭也然則陰厭猶正祭也陽厭其

猶繹與澄按陸氏與注疏異未見其說之果是也姑存之俟識者考焉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鄭氏曰凡殤謂庶子之適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也無後者如昆弟及諸父也此死者皆宗子大功內之親共祖禰言祭於宗子之家爲有異居者無廟者爲墾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殤也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爲凡

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孔氏曰凡殤謂非宗子之殤無後者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爲後二者皆祭於宗子家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處故當室之白按特牲禮尊於戶東宗子之殤祭於室奧其尊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殤乃尊於東房皆異於宗子之殤也凡殤有二一是昆弟之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廟從父昆弟是宗子大功親昆弟之子昆弟諸父是宗子期親諸父及從兄弟共祖者昆弟及昆弟之子共禰者據士禮

適士二廟有禴有祖無曾祖廟若祭諸父當曾祖廟者
為禴祭之推此而言大夫三廟無太祖者其祭諸父得
於曾祖廟也立太祖廟者曾祖無廟其祭諸父亦為禴
祭之也澄曰室內四隅奧為極尊之處故常祭皆於奧
室之西壁以南為上奧尊而屋漏卑凡殤及無後者禮
殺故不敢在尊處由奧而北當屋漏卑處也此是辨尊
卑隆殺之禮非有取於陽明陰闇之義也凡殤有二其
父雖是庶其身乃是適當為小宗子者故得祭無後有
二其身雖是庶其父乃是適而為宗子者故亦得祭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

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

事為云偽切

鄭氏曰上牲大夫少牢貴祿重宗也介副也不言庶使
若可以祭然孔氏曰此大夫是諸侯大夫以下文云宗
子有罪居于它國言它國是據諸侯也宗子是立合用
特牲今庶子身為大夫祭祖禴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
之家而祭以廟在宗子家故也用大夫之牲是貴祿宗
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為
士得有祖禴二廟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禴
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禴但庶子為大夫得祭

曾祖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當寄曾祖廟於宗
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若已是宗子從父庶
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於
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爲祭若已是宗子從
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已家寄立曾祖廟
於宗子之家已亦供上牲宗子爲祭祀辭孝子某孝子
謂宗子某是宗子名介子某介副也介子謂庶子爲大
夫者某是庶子名宗子薦歲之常事告神止稱宗子其
時庶子身在祭位是大夫就宗子家而祭當不爲庶子
某今稱介子某者庶是卑賤之稱介是副貳之義介副
則可祭故稱介子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
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矣然
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方氏曰宗子
爲正庶子爲助故庶子謂之介子內則謂衆婦爲介婦
亦此義

若宗子有罪居于它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
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
子在它國使其辭辭假音假切
方氏曰四時之祭禮之常也故曰常事用介子之牲而

祭則言爲介子某薦言薦之於彼以介子攝爲祭主故
言使介子某執言執之於此凡祭皆執而薦之言薦言執互
相備爾鄭氏曰此之謂宗子攝大夫厭有陰有陽此不
厭是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爲嘏不假主人也
綏周禮作墮不綏祭謂今主人也不配者祝辭不言以
某妃配某氏布奠謂主人酬賓賓奠解於薦北賓奠謂
取解奠於薦南北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也肉俎也
諸與祭者畱之共燕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爲列
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
兄某在它國使其某執其常事使其告孔氏曰旅酬是賓
主交歡之始攝主不敢當正主故不旅古旁之嘏是福
慶之辭唯主人受嘏綏是減毀之名故從周禮墮爲正
守祧旣祭則歲其墮是也主人欲食之時先減黍稷牢
肉而祭之於豆間曰綏祭尸與主人俱有綏祭凡將受
福先爲綏祭辟正主不敢受福故不綏也祝辭直言薦
歲事於皇祖伯某不云以其妃配某氏此所陳從祭末
以次至祭初逆陳之以攝主非正逆陳以見義主人酬
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薦之北賓
坐取薦北之爵奠於薦南而不舉用以酬兄弟此即不
旅酬之事上文總云主人祭祀自此下更論賓禮有

闕也止旅謂止旅酬歸醜也正祭諸助祭賓客各使歸
俎攝主不敢饋俎肉於賓也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
辭告於賓與常禮亦別云宗兄宗弟宗子在它國不得
親祭故使其執其常事使其告也昭穆異者宗子雖祖
父及子孫之行但謂之宗子澄曰厭者殤祭之名此名
不施於正祭也而鄭注以祭初饗神於奧爲陰厭祭未
依神於屋漏爲陽厭後儒承其誤陸氏破其說之非是
者得之不厭祭蓋謂宗子去國庶子攝祭則但祭正統
之親不及旁親之殤與無後者爾自攝主至章末皆言
庶子攝祭之禮殺於正主也不厭祭以下總言攝主禮

殺之事先以此三字發其端乃言不旅酬以至祭初饗
神之辭凡四事皆自後而先逆陳之布奠於賓賓奠不
舉以下專言祭賓禮殺之事先以此八字發其端乃言
不歸肉以至祭前宿賓之辭凡二事亦自終而初逆陳
之也旅酬者祭之將末歸肉者祭之最末饗神者祭之
方初宿賓者祭之最初也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它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
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

祭

壇六月也
或音善

鄭氏曰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不祭于廟無爵

者賤遠辟正主孔氏曰曾子既知宗子有罪居它國庶子爲大夫得在本國攝祭但未知庶子無爵在國居者可祭以否故問之孔子許其祭以禮無正文故云祭哉哉者疑而量度之辭雖有廟在宗子之家然庶子無爵不得就宗子家之廟而祭唯可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爲壇以四時致祭也此宗子去在它國亦謂有罪者若其無罪則宗子去國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也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鄭氏曰言祭於家容無廟也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其薦其常事至子可以稱孝以用也用此禮祭也首本也誣猶妄也孔氏曰孔子上爲曾子說宗子身在外此又說宗子身沒謂告於所祭之墓而后祭於庶子無爵者之家也宗子既死庶子無所可辟當云祭於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容宗子之家無廟而於庶子之家祭也宗子所以無廟者宗子無爵不合立廟也又宗子以朝從本家不復有廟也或云祭於家者是祭於宗子之家庶子之家無廟也庶子所以無廟者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也告神但稱名不稱孝辟宗子也庶

子身死其子是庶子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澄曰漢初猶有七十子後所記禮百餘篇戴氏禮記多取之此章先記孔子答曾子之言子游以下記者所自言也孔門子游最深於禮徒謂其門弟子也子游之門徒有庶子以此孔子所言之義而祭謂祭先告墓而后於家名但稱子而不稱孝二者之義也若猶云如此也義事理之宜也若義者如此乃合事理之宜記者又謂今有庶子祭者不能如子游之門徒本祖此義故其於祭爲誣罔禮之所無是誣罔也方氏曰庶殺於適賤殺於貴禮之常也庶子無爵則非適非貴故雖可以祭其禮又爲之殺焉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鄭氏曰族人之婦不可無統孔氏曰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闕必須有主婦故雖年七十猶娶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於子孫也澄曰因上章有孔子答曾子所問宗子之事故又附記孔子所言宗子一章

○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非禮也長之兩說

鄭氏曰誄累列生時行迹當由尊者天子稱天以其無
尊焉諸侯禮當誄於天子也孔氏曰非但賤不誄貴平
敵相誄亦不可故諸侯相誄非禮也澄曰誄謂哀死者
之辭猶後世祭文哀辭之類鄭注解誄為謚前已言其
非矣如魯哀公誄孔子曰烏乎哀哉尼父何嘗為孔子
作謚哉

右記昏冠為尸遭喪等事凡十四章六章正記喪禮
八章因類附記

